

浅析张简斋治疗水肿特色

李剑, 徐建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关键词: 张简斋; 水肿; 特色; 分型; 风水; 脾肾阳虚; 中虚水肿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8182(2016)07-0962-03

张简斋(1880~1950), 民国时期著名中医临床家, 金陵医派奠基人, 二十年代末行医于南京、重庆等地, 共计四十余载, 一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证经验。1925 年春夏之交, 张简斋以柴胡汤剂辅以辛温宣散之法治愈了时染温病的患者甚众, 一时间声名鹊起。自此, 简老凭借自身精湛的医术蜚声中华医坛。然而颇为遗憾的是, 由于简老生前诊务繁忙, 未曾腾出时间撰书立说, 研究简老临证经验就唯有从王祖雄先生搜集整理的《张简斋经验处方集》以及邹伟俊先生整理的《张简斋医案》两本书入手。通过研读其治疗水肿方面的方药和医案, 笔者发现简老治疗水肿方面颇有特色, 值得探究。

1 水肿分型

水肿为体内水液潴留, 泛滥肌表, 是以头面、眼睑、四肢、腹背, 甚至全身浮肿为临床特征的一类病证。

1.1 风水 “风水是水肿病证候类型之一, 主要表现为浮肿, 肿势偏于头面特别明显, 伴有脉浮、发热恶风、骨节疼痛等症状。”^[1] 风水病名的提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其实质大致相当于现今西医所指的急性肾小球肾炎。《素问·水热穴论》曰: “勇而劳甚则肾汗出, 肾汗出逢于风, 内不得入于脏腑, 外不得越于皮肤, 客于玄府, 行于皮里, 传为跗肿, 本之于肾, 名曰风水。” 劳欲无度, 引发肾气骤虚, 汗出淋漓则腠理大开, 倘若此时复感于风寒之邪, 邪留肌腠, 则余汗尚未出尽而排出无路, 溢于肌表, 因本病从风而水, 为在表之邪与在里之水湿合而为病也, 故名风水。风为阳邪, 则风水水肿易先上泛于头面部, 又善行数变, 则风水起病急骤, 终至遍身肿甚。

曾经侍诊简老多年的著名中医内科专家王祖雄先生总结其治疗风水溢于肌表的基本处方为“疏导

消肿方”, 用以祛风利水消肿。适应证为头面周身肌肤浮肿, 小溲不畅之实肿。全方如下: 羌活八分(约 2 g)、独活一钱二分(约 4 g)、生薏仁四钱(约 12 g)、赤猪苓各二钱(约 6 g)、防风已各一钱二分(约 4 g)、炒怀膝一钱五分(约 5 g)、炒赤芍二钱(约 6 g)、炒茅术一钱五分(约 5 g)、炒木瓜二钱(约 6 g)、炒建泻一钱五分(约 5 g)、橘皮络各一钱二分(约 4 g)、生甘草八分(约 2 g)、法半夏三钱(约 9 g)、淡生姜各五分(约 1.5 g)。全方用药十分轻灵, 用量均未超过 10 g, 由九味羌活汤合五苓散化裁而成。对于风水而言, 消除水肿症状应为治疗重中之重, 由此方所见, 简老治疗风水方法不外乎将发汗解表以及利水祛湿两种治疗途径相结合, 亦符合《素问·汤液醪醴论》最早提出治疗水肿的基本原则, 即“开鬼门, 洁净府”。“开鬼门”即为发汗以宣散表邪, “洁净府”则为通利膀胱之意。“邪在外表, 伤及肺系, 引起的肺卫表证可用汤药浸渍以使其汗出, 使外表之邪, 通过发汗, 使其外泄。”^[2] 而膀胱为津液之府, 通利小便则水邪得以泄之。

从仲景六经辨证的角度来看, 风水当属风寒之邪侵犯机体太阳寒水层次, 令水气不得外越而致水肿。九味羌活汤一方源自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 记载于元代医家王好古的《此事难知》一书中。此方专为治疗太阳表证而设。羌活, 乃风药也, 入太阳经, 主一身之上, 散太阳在表之寒湿, 为祛风、散寒、除湿之要品, 其性小无不入, 大无不通, 既能散肌表八风之邪, 又可疗周身百节之风痛。防风乃太阳本经之药, 归类为辛温解表剂, 为诸风药中之军卒, 也即可为其他药所用而听令, 从属各引经之药, 则全身上下无所不达。《此事难知》谓苍术“别有雄壮上行之气, 能除湿, 下安太阴, 使邪气不纳, 传之于足太阴脾”^[3]。湿去则脾脏最受其益, 《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之说。脾属阴土, 如水气过盛, 土不制水, 则水湿泛滥。甘草能缓, 用以调和诸药。细辛“治足少阴肾经头痛”、川芎“治厥阴头痛在脑”, 香白芷“治阳明

头痛在额”、生地黄“治少阴心热在内”、黄芩“治太阴肺热在胸”。九味羌活汤方中诸药简老只选取了四味药,即羌活、防风、炒茅术(即苍术)和甘草,然已牢牢把握住了治疗太阳经病证以及水肿症状的主要原则,亦领会到了九味羌活汤发汗祛湿作用之精髓,而九味羌活汤中其他用药如细辛、生地黄等应仅为循经用药之示范尔,可酌情随病症加减。非但如此,简老在“疏导消肿方”中还加入了独活,独活善行下焦,长于祛风胜湿,通痹止痛,与羌活合用可加强本方祛风解表,除一身之湿的功效。防己入肾经以逐湿退肿,通利二便,为治疗风水之要药。《药品化义》一书认为赤芍药“以其性禀寒,能解热烦,祛内停之湿,利水通便……”^[4]

五苓散功用主要为温阳化气、利水行湿。简老选取五苓散方中泽泻、猪苓、茯苓(简老方中用赤茯苓)入本方,以利小便祛湿。简老选取苍术(方中用炒茅术)替换五苓散原中白术用以燥湿健脾,因白术性善补,守而不走;而苍术性善行,走而不守,比较二者在泄水开郁方面之功效,苍术显然更胜一筹。桂枝温阳利水还可发汗解肌,而简老方中并未选用,想来简老构建此消肿方所秉持的理念也应参照了九味羌活汤的立方准则。对于太阳经表证的治疗,《此事难知》有言:“经云:有汗不得服麻黄,无汗不得服桂枝。若差服,则其变不可胜数,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阳禁忌。解利神方。”^[3]羌活、防风合用即可解散风寒湿闭,且不受病症有汗无汗之限制,使用起来颇为平稳且安全有效。选取生姜亦因其有宣散之功,正如《本草新编》所言:“生姜性散,能散风邪,伤风小恙,何必用桂枝。”^[5]而简老方中另选取生薏仁健脾渗湿、木瓜性温能散湿、炒制怀牛膝还可针对肾气骤虚以达补益肝肾,强壮筋骨之功效。

除此之外,本方还以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二陈汤为衬方,这也是简老用药遣方的一大特色,因其“主张胃以通和为贵(按此“通和”二字,是指在处方用药时,不使其有所滞塞之意)。盖胃气得到通和,则处方用药更能发挥作用”^[6]。皆因脾胃为后天之本,即便汤药入腹尚需经过脾胃运化方可发挥药效,故而胃气不可不通也。而且为防止部分草药药性寒凉碍胃,简老还选取其炒制品入方中,可见其时刻不忘用药之时顾护脾胃之用意。纵观简老所拟此方,虽则表面看似平淡且稳健,然细细分析之,实则用意颇深。

风水病甚还会伴有咳喘症状,只因“风水因肾虚汗出受风邪所致,一方面风邪迫肺,使肺气上逆,引起咳嗽;另一方面,肾虚水饮内停,水饮上逆犯肺,出现

咳、喘症状。”^[7]观简老治疗风水病之医案,若患者兼有咳喘或者顾虑其喘变之际,亦会直接遣以解表化饮、止咳平喘的小青龙汤加减以先开鬼门,正所谓急则治标是也。

1.2 脾肾阳虚,寒湿留着 南宋医家严用和认为,“水肿为病,皆由真阳怯少,劳伤脾胃,脾胃既寒,积寒化水。盖脾者,土也;肾者,水也。肾能摄水,脾能舍水。肾水不流,脾舍堙塞,是以上为喘呼咳嗽,下为足膝浮肿,面浮腹胀,小便不利,外肾或肿,甚则肌肉崩溃,足胫流水,多致不救。”^[8]脾主运化,肾主气化。肾阳乃坎中真阳,也即人身真阳,如若真阳虚衰则坎火不温,不能上蒸以温煦脾土以致脾胃虚寒。如进一步劳伤脾胃,则脾胃更虚,则水湿运化不力。又因肾阳虚衰,此时肾但能摄水却无力化水为气,有水无火,水自难化,以致水湿停聚中州,外溢肌肤,泛滥全身,小便短少,遂成水肿。

王祖雄先生总结简老治疗脾肾阳虚型水肿的基本处方为“温补导化方”,用以温补脾肾、导湿消肿。适应证为腹胀足肿乃至连及肾子、小溲短少之虚肿。全方如下:炙桂木一钱五分(约 5 g)、生熟薏仁各三钱(约 9 g)、法半夏三钱(约 9 g)、熟附片二钱(约 6 g)、炒怀牛膝一钱五分(约 5 g)、云苓三钱(约 9 g)、炒于术二钱四分(约 7 g)、车前子二钱四分(包)(约 7 g)、陈皮一钱五分(约 5 g)、巴戟天二钱(约 6 g)、炒建泻一钱五分(约 5 g)、甘草八分(约 2 g)、金匱肾气丸炒黑存性一两(包煎)(约 30 g)。本方为济生肾气丸合真武汤加减而成,依旧由二陈汤打底。济生肾气丸主补肾温阳,利水退肿,是在金匱肾气丸的基础上加入牛膝和车前子两味药组成。简老并未选取济生肾气丸原方中的熟地、山茱萸、山药和丹皮,熟地益精填髓,但药性滋腻有妨中运、山茱萸补益肝肾,惟收敛固脱之性颇强、山药生津益肺,补肾涩精、丹皮性质微寒,以上皆不利于方药导湿功效的发挥,况且针对脾肾阳虚水肿,应当更加注重温补脾肾才是,故而去除这几味药亦在情理之中。简老曾言:“譬如有人脾肾阳虚、蒸化力弱,其调剂之法,应在加强热力,以助消化机能,使饮食所入,足以吸收蒸变……”^[9]炙桂木助阳化气、熟附片补火助阳、巴戟天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三者共奏温补之功。生熟薏仁、炒建泻、炒于术、云苓、车前子利水渗湿、炒怀牛膝入肾,可引诸药下行,疗下肢水肿严重之症状。方中还将一两金匱肾气丸炒黑存性包煎,此法甚妙。中药炒黑后药物温热之性增强,寒凉之性减低;同时可减弱补药滋腻碍胃之性,使之补而不腻。如此对于治疗本证水肿而言,益处颇多。而一向用药轻灵的简老甚至使用了一两

金匱肾气丸的剂量,实属罕见。

1.3 中虚水肿 若患者出现神疲,纳呆,面肢浮肿症状,知当属中虚气弱型水肿。中土亏损,脾气虚衰则运化失健,不能制水,则水渍妄行。简老对此证予以补益之法,施以小建中汤加减治以温中补虚、健运中焦。“小建中汤由桂枝汤变化而来,桂枝汤既发表解肌又能调和脾胃阴阳,芍药味酸柔肝缓急止痛,加饴糖味甘大补中土。”^[10]金代医家成无己认为,“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凋,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藏,是以建中名焉。”^[11]所谓建中者,顾名思义,建立中焦之脾土也,小建中汤扶植中土,中气既不虚则脾旺健运,水肿自消。又由于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脾虚则容易引起血虚,简老会适当加以当归补血和血。而露天糶、谷芽功可消食、健脾开胃,二药同用以改善纳呆症状。

2 讨论

张景岳认为:“凡水肿等证,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12]从气水转化的角度,如真阳虚衰,水不化气,必会导致水液停滞。肾虚虚亦会导致脾阳虚,脾气虚衰,转输运化不利,水湿亦会停滞。而肺主气行治节,水液所行之气均统属于肺,肺气不行水液无法顺利从膀胱导出,则水液泛滥全身。然而针对水肿病证而言,遍观简老医案,论治水腫病因之时似乎并未对肺脏多有着墨。

笔者认为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简老曾有过以下总结,“中医对于肺病,不注在治肺,以肺为市,为百脉交汇之地,为人身之政府,支配一切,凡他脏病甚,终必连及肺,如情欲过甚,肾之水源枯竭,则无以上供于肺,或性情躁急,及过嗜烟酒,气火太盛,则津液日耗,又或环境不适,忧虑郁结,消化滞钝,不能化生精血,是皆足以使肺痿缩,更有脾肾素虚,蒸化力弱,饮食所入,悉腐化而为痰湿,亦能上为喘,为咳……”^[9]《素问·经脉别论》曰:“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清代医家姚止庵注解道,“言血之精华,既化而为脉,而脉已有气,流行于十二经络之中,总上归于肺。肺为华盖,贯通诸脏,为百脉之大要

会,故云朝百脉也。”^[13]因周身脏腑经络中运行之一切气血甚至其他脏腑病理变化所致痰瘀必达于肺脏,则换个角度考虑,治疗其他脏腑病症即可解决肺系疾病引起的各种问题。故而很多情况之下于临证之际,可以不用太注重考虑肺脏问题。当然,此种说法并不绝对,想必简老也是受到医学典籍的启发,又根据多年临证经验,方有此感悟,亦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临证辨治角度。

研读简老医案,发现其医学理论汇集众家之所长,医书涉猎甚广。崇尚经典,深入思考前人理论,并擅于化裁古人成方为己所用,方药构建之法度极为严谨,精妙无比,而用药整体风格偏稳健,思虑周详。就简老水肿病证诊疗思想而言,上承《黄帝内经》、仲景学说,精研易水学派理论,更继承了孟河医派药走轻灵之法。时刻不忘顾护脾胃,喜用炒制品,鲜少使用过度寒凉之品;连在中药煎煮方面都不例外,例如将金匱肾气丸炒黑存性包煎,方法甚妙。其治疗水肿特色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罗建民. 风水辨证论治初步探讨[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1979, 2(1): 9-14.
- [2] 董忠, 董安荣. 风水病的治则探讨[J]. 中医药研究, 2000, 16(4): 3-4.
- [3] 王好古. 此事难知[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85: 28.
- [4] 贾所学. 药品化义[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3: 37.
- [5] 陈士铎. 本草新编[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229.
- [6] 王祖雄. 张简斋先生治病经验简介[J]. 中医杂志, 1962, 10(11): 20-21.
- [7] 成晓燕, 王洪琦. 论《内经》风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 河南中医, 2003, 23(11): 3.
- [8] 王道瑞, 申好真. 严用和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63.
- [9] 张简斋. 与美记者白修德先生阴阳互相生长(二)[J]. 华西医药杂志, 1946(1): 39.
- [10] 余科格. 小建中汤与理中丸(汤)相关研究概况[J]. 亚太传统医药, 2016, 12(4): 74-75.
- [11] 成无己. 伤寒明理论[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82.
- [12] 张景岳. 景岳全书[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258.
- [13] 姚止庵. 素问经注节解[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108.

收稿日期: 2016-04-25 编辑: 王娜娜